



“足不出户”那些天,翻阅一些旧书,其中有一本是林青霞写的《窗里窗外》。我跟太太说,十年前湖南卫视在落成不久的电影博物馆做浏览性节目,为了拍得活一些,特邀几个电影演员参与,林青霞亦是其中之一。清纯飘逸的林青霞是我太太最欣赏的一位女星,于是她鼓动我也可以写一写。我想,倒也对,尽管只是一面之交,回想起来也挺有意思。

林青霞这个名字当然如雷贯耳,开个玩笑,照片上的清纯形象和我家的这个“小秘”是一个类型,所以我颇有好感。想象中,她的表演一定是不事夸张、不留表演痕迹的。不过说来可惜,港台片我看得很少,她主演的片子,居然一部也未观摩过。

节目中有个环节,就是感受一下浓缩、袖珍型的上译厂,其中最自然的自然是录音间。因为策划几位嘉宾当场配点外国影片片段,对着画面录完之后,需有人随即作出点评,于是就想到了我。我从未做过翻译片执行导演,到了现场才恍然大悟是要担当这样一个“角色”,也只能硬着头皮操作一次了。

那天天气出奇好,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心里就有了一份愉悦的暖意。在一间录音棚里,对着大电视机,几位嘉宾都各自有片段需要配音。我是“伺候”林青霞的,她配意大利电影《罗马假日》里公主醉酒后的男主人公面前失态的一幕。到底是有经验的演员,对付这点差事不成问题,一遍就过了,台词、口型都基本过关。接下来轮到点评。我是这样说的:“说实在的,几乎是在即兴情况下,看一遍,说一遍原片就配出这等效果,实属不易。不过,如果能在台词表达上更加命令式一点,可能味道会更接近原片。因为角色是真的公主,颐指气使是习惯成自然,哪怕她是处在酒醉的状态。”我在说的时候,注意到林青霞在关注地聆听我的感言,还频频点头称是,丝毫不介意我这番话中多少有点婉转批评的意思。

好了,我完成了交给我的任务,浑身一轻松,正准备打道回府。却不料有个女声在背后呼叫我:“童老师!”声音清澈,甜甜的。我一回头,是林青霞。也许是她见我今儿挺当回事,而非居高临下或随便玩玩而已;也许是因为点评得还是地方,所以对我颇有几分好感吧,她主动招呼摄影师快过来:“我要和童老师拍一张。”说着,她就像天真烂漫的大学生,挽起我的右臂,脸上露出了由衷的微笑……

我坦言,在林青霞这样习惯大世面的女士面前,我简直是个怯场的小学生,尽管她的年纪比我小得多得多,不过,我心里还是很受感动,为了她如此随和,没有有些明星那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臭架子;也为了她后来的那份主动。不过一二分钟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林青霞给我留下的好印象却久久挥之不去。

好像以前,林青霞是演过不止一个琼瑶影视剧作品的,比方《在水一方》。我曾为电视剧《在水一方》的男主角配过音,可惜这部不是林青霞的版本(编者按:此剧为1986年大陆改编的连续剧)。于是,我就遐想,现在常常在修复老片子,或许会在哪一部片子中,和林青霞来一个“合作”呢。我要抓紧练练嗓子,以防闹一个措手不及。一笑。

清晨,路过夏雨初润的小弄堂,希宝突然牙牙自语:“妈妈,太太在包饼饼……”果然,转角处,一个老太太正在专心致志地包粽子,那双瘦削粗糙的手熟练地裹起一个个三角粽,不由驻足,思绪将我带至儿时……

记忆中,端午节吃粽子不是关键,跟着外婆包粽子才是关键。她总要提前好久去乡村的河边采摘“芦苇叶”。蓝天白云,初夏的微风亲吻着波光粼粼的河面,滩涂上的芦苇迎风而立,空气中满是青丝碧叶的香气。外婆穿着褐色的塑料鞋,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泥土里,边采边跟小小的我说:“要挑不老不嫩,不大不小,颜色墨绿的,这样的才是好粽叶。”“哦!”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掰下半边半枝芦苇,仰着头在空中挥舞,划过蔚蓝的天空,和煦的阳光从碧叶间透过,照上我微烫的脸。

回到家中,外婆卸下

辛丑年秋天,我开始重新阅读老舍先生的作品。重读之余,我读到傅光明著的《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注意到附录中一个细节,赵清阁在1989年9月19日给韩秀的信里提及“张兆和寄来的《沈从文纪念集》,看到韩秀文章,写的感人!”2010年1月19日韩秀对这封信做了注解:“张兆和,我也唤‘姨’的,因为我唤沈先生‘伯伯’。这纪念文集便是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在1989年4月出版的那本《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这本书,只印了6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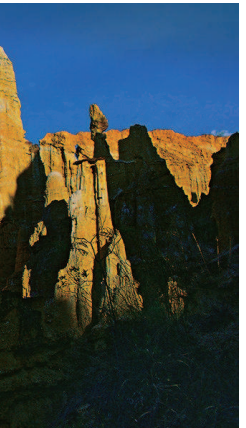
《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1989年4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初版,印了3000册。或许韩秀女士记错了印刷数,也可能是她拿到的是精装本。该书书名是沈从文先生的妻妹张充和先生题的。我买到了一本品相和价位都不错的纪念文集,收到书后意外发现了购买者留有题签。内容为:

这本纪念从文师的书送给沅弟  
哥哥  
一九八九年八月  
石家庄  
哥哥是谁?沅弟是谁?依据题签里的信息,我试图根据“沈从文先生

的学生”和“石家庄”两条信息搜索,并请友人打听,均无果。怀念文章一篇一篇慢慢读,好似在江水中行舟。读完后我就把书放在书架上了。我心里一直想揭开这个谜。

辛丑年岁杪已至,我每天得空读几页《红楼梦影——吴小如师友回忆录》。在“师友怀想录(又四篇)”一文中“我又见到了沈从文先生”章节结尾,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关注,“从谈话中得知一些沈门高弟的消息:王忠病废,萧望卿由东北调来华北,而穆旦之死则是我沈先生共同感到悲愤激的事,真不胜沧桑之慨。”我脑海里的那个谜一下子跳出来了,石家庄不是在华北吗?哥哥会不会是萧望卿?

经过一番搜寻,得知萧望卿生前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宁远县人。“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英语系,随后转入中文系。在沈从文关怀和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文学评论文章。1945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和闻一多两位先生。”1947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陶渊明批评》,朱自清先生作序。研究生毕业后,他先后在河南商专、东北



在饱满的粽身上,末了,一抽便是一个结,扎扎实实,一点米粒也不漏。我试过好几次,一抽就是一地米,无一例外。

上大学时,我看到超市有卖肉粽、蛋黄粽,一度以为那些都是“假粽子”,好长时间都不敢去尝试,因为我难以想象粽子是咸的。儿时记忆里的粽子都是白米粽:清晨,半碗白糖,一根竹筷,我总是最早等在灶边,待外婆掀起锅盖,撩起第一个小方粽,我便迫不及待盛上去,一抽麻线,粽子便在碗里骨碌碌滚上几圈,拎起它的小尾巴,一片完整的粽叶便顺利蜕下,糯米夹着粽叶的香气扑鼻而来。一根竹筷插上一滚白米粽,在白糖碗里那么一滚,一口下去,甜甜糯糯,满嘴幸福。

如今外婆年事已高,我也再无幼时的闲暇跟着外婆去采“芦叶”,包粽子。每至端午,便是去

再过一阵子,田里的麦子就要成熟了。到那时,随着那一波接着一波的金色麦浪一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仅仅是农人的一张张笑脸,还有从磨坊,从灶间不时地飘散出来的阵阵炒麦粉的香味。我爱这麦粉的香味,因为我曾为它起早贪黑地挥洒过无数的汗水,还因为它曾带着母亲的慈爱一口一口地喂入我的肚腹,供我快乐无忧、健康平安地成长。为此,我写下了《飘香的炒麦粉》(刊2020年8月29日新民晚报“夜光杯”)一文,向田野大地致敬,向麦粉致敬,向仁慈的母亲致敬。

那天,我正在教室里辅导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有几位学生拿出一本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课外阅读》(初中版)杂志,指着其中一篇题为《飘香的炒麦粉》的文章对我说:“老师,这是您写的吗?”我一愣,心想:“这家刊物怎么未经告知就私自转载我的文章呢?”不悦,开始在体内弥散开来。可学生却丝毫没有觉察出我的情绪变化,一个劲地向我提问:“老师,麦子和麦粉是一样的吗?它们之间有啥关系?”“炒麦粉的香味是怎样的一种香味?”“为什么说炒麦粉里有乡愁?它跟父母又有啥关系?”心中的不悦早已被想提供给学生的那一个个答案所淹没。没想到自己写的一篇短文竟会引起如此热烈的思考和追问,我兴奋至极,耐心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

下课后,我开始复盘学生向我提出的那几个问题,总觉得这些问题虽说回答起来不难,但要他们真正弄明白,将问题化为真实的感知和切身体会却不易。当今我们所面对的孩子,不管是来自城市还是乡村,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学习、辅导、培训包围着,早已不可能“坐在高

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院校任教,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萧教授一生颠沛流离,著述不多,卒于2006年。通过互联网,我搜到了一些萧教授的手迹,经比对字迹判断是我购买的《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题签作者。谜底基本解开了,真是有趣。

书和人终究是要分开的。“沅弟”还不知道是谁?或许哪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段买书阅读猜谜的日子,令我认识到书籍真是一艘神奇的船。它可以自由带人行驶到遥不可及的地方,亦可以拉近亲朋好友师长古人天涯海角的分离。一本书牵出一摞书,一摞书引出一群人,一群人又勾勒出一个活生生的大千世界,还能有比这更有趣的事儿吗?

超市买几个儿时认定的“假粽子”——蛋黄肉粽,算是一种仪式,只是再没有曾经白米粽蘸白糖的美味。“长江门口,东海瀛洲”,家乡离市区不远,我却越来越少时间回去,反倒是市区的人们越来越喜欢往崇明去,晴时看阳,阴时观雨,采果钓鱼,尽是野趣。然而有时累到极致,最想的还是回家看看外婆。我不习惯驱车,更喜欢跟儿时一样买张船票,坐着轮渡,望着江水回去。一声汽笛,踏上码头,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跳上一辆大巴,乡间小路在车轮下延伸,绿树成荫,蓝天白云,那是我永远心驰神往的家。或许曾经的父母辈们习惯于永远脱不下农民和“乡下人”的帽子,而如今,当这方净土向着“世界级生态岛”的目标前进时,他们心里自豪的种子在默默生根发芽,“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儿时的“粽”情有望长久留存。

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也很少能在田野上撒野、奔跑,与自然热烈拥抱。他们不识农事,而这种“不识”是“未曾经历”所造成的。记得我年轻时刚下乡,乡亲们也曾不止一次地叹道:“要让这些连草和麦子、韭菜都分不清的学生娃下地干好活,难哪!”但经过一个阶段的劳动锻炼,我不仅分清了哪是韭菜,哪是麦子,还掌握了不少农事技能,更重要的是当我经历了一番“汗滴禾下土”的历练后,往日坐在课堂里反复吟诵过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便成了我日常生活中必践行的敬畏。所以,每到麦收季节,“颗粒归仓”成了我肩头的重任,尝一口飘香的麦粉成了犒劳忙碌了一年的我的心头所好,纵有千辛万苦都会化作了无言的喜悦和无限的欢愉,除了“陶醉”再也找不出什么词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再看看眼前的学生,要让他们将来能扛起建设祖国的重任,那就必须促使他们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到发展,通过“双减”这一方沃土,培育他们勤于“思考和追问”的能力,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想到这里,对于那本杂志转载我文章一事反倒有些释怀。我想,我的短文在晚报“夜光杯”刊出,不就是为了让读者看的吗?如今有刊物转载,可以说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了阅读量,让更多的读者能循着麦香去感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乃至所有的温暖与美好,伴着心中的乡愁走向未来。而这,不也是我的初衷?

住公寓房有个好处,独门独户,不受别人干扰;但也有个缺点,即邻里之间交往少了,缺乏感情联系。很久以前,在《新民晚报》上看到过林放一篇杂文,印象很深,文中说他搬到公寓房之后,失去了往日住里弄房时邻里之间的交往,很感寂寞,而正是里弄邻居之间的闲谈,让他观测到市民的思想动向和生活诉求,为他提供了写《未晚谈》专栏文章的丰富材料。这样,他连写作的材料都大为减少了。

我过的是教书生涯,长期住在复旦大学的宿舍里。开始住的是日本式连体房,浅门浅户,邻里间抬头不见低头见,交往还比较多,改革开放后住进公寓房,因为周围仍是复旦教职员工,彼此也还时有交往。但年长月久,情况变化很大,有些凋谢,有些搬家,原来的房子或卖或租,搬进来许多年轻的新住户,连点头之交也没有,有时在楼梯上碰头了,彼此让个路,也没有交谈。不想疫情期间,宿舍封控,足不出楼,彼此的交往却多了起来。因为我们夫妇都是耄耋之年,所以备受邻居照顾。

楼长老袁,他自己也是退休之人,本来担任楼长,只是个闲职而已,不料疫情期间,却成了大忙之人。经手发放各种物资,组织各户自做抗原测试,通知大家下楼做核酸检测,解决各户困难问题,整天忙上忙下。对我们几户老人,特别照顾,不但物资送到门口,而且还要解决我们特殊之需。他怕我们出门感染,要我们将垃圾袋放在家门口,由他送下去。我开始照办,后来实在不好意思,还是自己偷偷送了下去。

小曹是志愿者,自愿帮居委会跑腿办事。因为她可以外出,所以有些别人办不了之事,都由她来办,如到大门房取快递之类。我太太用药种类繁多,有些药在社区医院配不到,而又不能断药,很是发愁。她申请了出行证,专门开车到第一人民医院去配,全都配齐了,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问题。后来,看到我们的头发太长,蓬乱异常,却又无法出外剪理,就说,她有理发剪,只是技术不太好,问我们是否愿意试一试?我们想,现在大家都理不上发,恢复之后,理发店肯定是最挤的地方,恐怕要忙活三四个星期才能正常,与其熬到那时去挤,不如现在请她一试,早点理得清爽一些,如理得不好,等恢复后再到理发店去重新修理就是了。结果是理下来很像个样子,我们都很满意。

还有小钱、小陈、小李等,也都伸出援手,如帮楼长发送物资,帮我们网上购物等。我们本来也常在网购买食品,都还比较顺利。但封控之后,网上购物的范围缩小了,我们老年人动作缓慢,就常有失落之虑。他们年轻人,出手快准,主动帮我们代购,有时还将他们自己购得的东西分赠给我们。再加上居委会和院系发放的、学生赠送的,使我们无匮乏之虑。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生活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疫情总会过去,但我们在疫情中结下的邻里之情,将会永存!

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生活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疫情总会过去,但我们在疫情中结下的邻里之情,将会永存!

### 美食

回到家中,外婆卸下

夕照士林(元谋) 方忠麟摄



### 瀛洲粽情

倪幸佳

背篓里一捆捆芦苇叶,烧上一大锅水,将新鲜的采摘的“芦叶”(家乡人对粽叶的称呼)放入锅中煮沸,满满香味在屋里散开。待墨绿的叶微微发黄,撩起放入冷水中浸泡,粽子的“外衣”算是准备就绪了。糯米是提前一夜浸泡好的,家中不算富裕,粽子的原料除了白米和糯米,便是花生和红枣,有时外婆甚至连红枣都舍不得放,嘴馋又调皮的我就常趁外婆不注意,把粽叶拨开加料进去,于是煮粽子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么几个破“肚皮”的粽“将军”,惹得老太太一顿骂。

原料准备完毕,外婆就会端一张长凳,放在屋檐下。微黄的“芦叶”被卷成小巧的尖兜兜,一勺白糯米“哗”地入兜,裹成一个亭亭而立的长脚粽,还有一只只矮矮肥肥的小方粽。扯上一缕麻线,咬住线头,一圈圈缠绕

### 邻里之情

吴中杰

住公寓房有个好处,独门独户,不受别人干扰;但也有个缺点,即邻里之间交往少了,缺乏感情联系。很久以前,在《新民晚报》上看到过林放一篇杂文,印象很深,文中说他搬到公寓房之后,失去了往日住里弄房时邻里之间的交往,很感寂寞,而正是里弄邻居之间的闲谈,让他观测到市民的思想动向和生活诉求,为他提供了写《未晚谈》专栏文章的丰富材料。这样,他连写作的材料都大为减少了。

